

313244

成都工学院图书馆

基本馆藏



海鷗

契訶夫著

契訶夫戲劇集
海 鷗

四幕喜劇
麗 尼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海 鷗

著 者 契 訶 夫
譯 者 麗 尼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

(北京東四前條胡同四號)

印刷者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313) 本書字數32000 印刷0001—4000

31''×43'' 1/32 印張¹⁵₁₆ 定價3,500元

А. П. ЧЕХОВ

ЧАЙКА

А. П. ЧЕХОВ: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ГОС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1950, 304 с.



“海鷗”第一幕劇照（莫斯科藝術劇院演出）

阿卡金那 十年或者十五年以前，在這湖邊，幾乎每晚都不斷有着唱歌和音樂的聲音。



“海鷗”第三幕劇照(莫斯科藝術劇院演出)
阿卡金娜 這塊塊頭巾。

登場人物

阿卡金娜（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基里利耶夫夫人——女給。

基里利耶夫（康斯坦丁·伊夫里洛維奇）——青年，阿卡金娜之子。

索林（彼得·尼古拉耶維奇）——阿卡金娜之兄。

擊毬（米哈伊洛夫娜·舍列奇娜）——少女，當地主的女兒。

尚拉葉夫（伊里亞·阿方拉西葉維奇）——退伍少尉，索林的管家。

波黎娜·安得列葉夫娜——尚拉葉夫之妻。

瑪霞——尚拉葉夫之女。

特利哥林（波里斯·阿歷克舍維奇）——及第家。

多恩（葉夫格尼·賽爾該維奇）——醫生。

梅德維戴科（瓦米利·伊米哈列維奇）——小學教。

雅可夫——工人。

男傭役

女婢

地點

索林的莊園。第三幕和第四幕之間，時間相隔兩年。

第一幕

森林莊上，花園的一角。寬闊的林蔭路，兩旁花叢深密，兩邊樹林，但路（此地已經闢上了一座草草搭成的，預備皇家演劇的小戲園，所以樹叢深密，路，（他看見）小戲園在兩旁有大樹。幹老干。小果一。夕陽照在西面。雅可夫和別的工人們正在小台的長後比肩，時有咳嗽聲和鐘聲聲。瑪霞和梅德維兼科散步歸來，由左方上。

梅德維兼科 你怎麼老穿黑的呢？

瑪霞 我爲我的生活悲哀，我不幸。

梅德維兼科 爲什麼？（思索）我不懂……你身體好，你父親雖不怎麼闊，可總算够用的。

我的生活可比你好多啦。我每月才拿二十三個盧布，就是這麼點錢，還得扣掉儲金什麼的。可是我並不老穿着黑的。（他們坐下。）

瑪霞 問題並不在錢。一個窮人也可以幸福的。

梅德維兼科 理論上，不錯；可是，實際上，却是這麼回事：我有兩個妹妹，一個母親，一個小弟弟，再加上我，可是我的薪水一共才二十三個盧布。我們得吃，得喝，

不是嗎？還得有茶集，有糖。還得抽抽煙。這就够富啦。

瑪霞

（編舞舞會）戲就要開演啦。

梅德維兼科 是的，查列奇娜亞小姐主演：這是康斯坦丁·加夫里洛維奇的脚本。他們互相愛着，而今天，他們的靈魂就要結合起來，來表現同一個藝術形象。可是，我的靈魂却還沒有一個共同的交點呢。我愛你，我願意得要死，在家裏簡直呆不下去。每天我跑六俄里跑到這兒來，又跑六俄里跑回家去，可是除了冷談以外你什麼也沒有回報我。這，我當然完全明白。我是個窮小子，況且有一大家子人要我養活……誰高興嫁給一個連自己也養不活的窮光蛋呢？

瑪霞 唉，胡說！（吸吸鼻息）你的愛情教我感動，可是我沒有辦法回報你的愛情——不過是這麼回事罷啦。（把鼻煙盒出來，遞給他）來點兒罷？

梅德維兼科 我不大愛這個。（稍停。）

瑪霞 多麼氣悶！夜裏定會有一場暴風雨……你老是談哲學，要不然，就是錢，錢。在你，你以為沒有什麼較之貧窮還更不幸；在我，破衣爛衫，沿門叫化，那還好過十倍……可是，你是怎麼也不會明白的。

索林和特里勃列夫由右方上。

索林（拄着拐杖）在鄉下，我從來就覺着驚惶得慌，我的孩子，天經地義，我一輩子也

不會習慣這種鄉下生活。昨兒晚上，我十點鐘上床，睡到今早九點才醒，睡得太多，

就好像腦子給膠到腦殼上去了似的。（笑）吃過下飯，不知道怎麼一來，我又迷糊過

去啦。現在，我簡直完全昏了昏腦，老實說，就好像做着惡夢似的。說實在的……

特里勃列夫：是的，您真得住到城裏去才行。——（看見了瑪霞和索林）我的朋友們，請到

開演時候，自然會請你們來的。可是，現在，請別來，這是兒。請暫時走開一步罷。

索林（對瑪霞）瑪霞，什麼兒呢？鄉下，勞您駕跟您爸爸說說，讓他們把那匹狗的餉子

給鬆啦。——喉得真凶呢。我妹妹昨晚又沒睡好。

瑪霞：您自己跟我父親說去罷，我可不敢說。請您別跟我說。（對梅德維霍科）咱們走罷。

梅德維霍科（對特里勃列夫）開幕以前可得通知我們，去叫我們啊。（與瑪霞同下。）

索林：看起來，那匹狗又會整晚嚎着啦。什麼玩意兒！在鄉下，我從來就沒有稱心如意

過。從前，我老愛請上什麼二十八天的假，到這兒來休息休息，睹睹，可是，總有

人給你種種不大不小的麻煩，讓你生氣，剛來到不過兩天，你就巴巴地又想馬上走開

啦。（笑）我從來就把離開這個好地方當作痛快。——可是，現在，我已經退休啦，老

實說，我也沒有別的地方可去。無論我樂意不樂意，我都得住在這兒……

雅可夫 康斯坦丁·加夫里洛維奇，我們洗洗澡去。

特里勃列夫 好的，可是不要超過十分鐘。（看錶）馬上就開演啦。

雅可夫 是，您老。（下。）

特里勃列夫 （端詳着舞台）這就是我們的舞台。這是幕，這是第一側景，這是第二側景，

那邊，是開關的空間，沒有任何佈景，一望望去，只是開關的湖水和地平線

正當八點半鐘，月亮上來的時候，我們就開幕啦。

索林 妙極啦！

特里勃列夫 如果查列奇娜亞遲到，那就會破壞了整開的效果。這時候，他早該到啦。

她父親和後娘老監視着她，她想離家一步就和越獄一樣地困難。（把裏面的鎖鎖上）

舅舅，您的頭髮和鬍子都不大像樣兒啦。您該把它修飾修飾……

索林 （理理自己的鬍子）這正是我，一生的悲劇。就在我年青的時候，我也老像喝醉了一輩

子似的，不成樣子。從來我就不逗女人喜歡。（坐下）你母親爲什麼又不痛快。

特里勃列夫 爲什麼？因爲她無聊。（坐在舅舅的身旁）她嫉妬。她不痛快我，不痛快這次

的演出，也不痛快我的腳本，就因爲主演的是查列奇娜亞，不是她。她連看也沒有

看過我的腳本，可是她先就討厭它。

索林 (笑) 你真的胡猜亂想……

特里勃列夫 一想到哪怕在這個小小的舞台上，將要得到成功的是查列奇娜亞而不是她，她也照樣生氣的。(看錶)我母親真是個心理學上的怪物。一點不錯，她有天才，聰明，會對這一本書流淚，會把涅克拉斯夫整個地背得爛熟，有護送人的時候，她比得上一個純良的天使。可是，您試試當着她的面來稱讚一聲杜林，哈！她您譏的啦！除了她以外，再也不許稱讚別的人。您得給她寫文章，您得把她捧得天花亂墜，對她在茶花女或者牛之面動裏的超羣的演技您得拜倒。可是在鄉下，這種種陶醉可一樣也沒有，所以，她就不痛快啦，鬧脾氣啦。咱們大家也就全都變成她的仇人啦——好像咱們大家都得負責似的。再說，她也挺多迷信——她害怕三根蠟燭，害怕十三這個數字，她慳吝。她在敖德薩一家銀行裏存了七萬盧布——這，我是的確確清楚的——可是，只要你一開口向她借錢，她可馬上要淌眼淚啦。

索林 你思疑着你母親不喜歡你的脚本，就已經着急得那麼個樣子啦。喏喏，別着急，你母親疼你呢。

特里勃列夫 (從一朵花上扯着花瓣)疼我，不疼；疼我，不疼；疼我，不疼。(笑)您瞧，我母親並不疼我。我看她是不會疼我的。她要生活，要愛情，要打扮得漂亮；可我

已經是二十五歲了，我的年齡就可以不斷提醒她，讓她記起來她已經不再年青了。我不在她跟前，她可以永遠是三十二，可是，我一在呢，她就不得不不是四十三啦。單爲這，她也不能不討厭我。況且，她也知道，我對於戲劇並沒有什麼信仰。她愛舞台，她自以爲她是在爲着人類，爲着神聖的藝術而工作，可是在我看來，現代的戲劇什麼也不是，不過盡是些傳統和因襲罷啦。幕，升上去了，在人造的燈光之下，一間四面圍牆的屋子裏，於是就有這班偉大的天才們，獻身於神聖藝術的腳色們跑了出來，表演着人們怎麼吃、怎麼喝、怎麼愛、怎麼走路，怎麼穿衣服，他們從那些平凡庸俗的句子和場面，努力想抽出一一些平凡庸俗的教訓來，一些易於理解而又便於日常應用的瑣屑的道理：無論怎麼千變萬化，總之是不離其宗——這樣，我就非逃開不可了，正和莫泊桑非從厄非爾塔逃開不可一樣，要不然，這種庸俗許會把他的腦子也給壓碎啦。

索林 可是，沒有舞台總是不成的。

特里勃列夫 我們需要新的表現形式。我們需要新的形式，如果我們沒有新的，那就寧可什麼也沒有。（看錶）我愛我的母親——我深深地愛她——可是，她過着一種無意義的生活，老跟這位文學家攪在一起，她的名字老在報紙上飛來飛去——這真令我

難過，有時候，一種凡人都難免的自私心使我感到：母親是個芳名嘖嘖的女演員，反而對我不利；我時常想，如果她不過是一個普通女人，我倒會幸福得多。舅舅，難道還有什麼比我的處境更絕望、更難堪的嗎？她老是高朋滿座，全是些大名鼎鼎的人；藝術家呀，作家呀，——只有我夾在他們中間，什麼也不是，他們屈尊來同我談一下，不過因為我是她的兒子罷了。我是誰？我算個什麼？在大學，我只唸到第三年就停學，原因是，照編輯先生們的說法，『本刊概不負責』；我沒有才能，沒有一個銅子兒，我的護照上寫明我的身份，只是基輔地方的一個小市民而已。您知道，我父親是基輔地方的一個小市民，雖然他也是個有名的演員。所以，在母親的客廳，當那些名藝術家、名作家們垂青到我的時候，從他們臉上的表情我就猜想到他們是在測度着我到底能值得幾分幾文——我猜到了他們的想法，我就給這種侮辱苦惱死啦……

索科 啊，我正想問問你，那位文學家到底是個什麼來路？看他不透。他從來不露一點兒口風。

特里勃列夫 他是個聰明人，很純樸，還帶着那麼點兒憂鬱味兒。人很規矩。他離開四十歲還有好遠，可已經是文名赫赫，名利雙收，滿不在乎了。說到他的作品……那

我該怎麼說呢？的確很有魔力，充滿了天才，可是……可是讀了托爾斯泰或者左拉以後，您可再也不想來讀什麼特利哥林啦。

索林 哎，我的孩子，我倒很喜歡作家的，曾經有過那麼個時候，我有過兩種熱烈的願望：想結婚，也想做個作家；可是，到頭來，一樣也沒有成功。老實說罷，哪怕做個小小的作家，也能開心的啦！

特里勃列夫（訥訥）我聽見了腳步的聲音……（他擁他的男男）沒有她，我就活不下去……連她的腳步的聲音，也是可愛的……我歡喜得要發狂啦（急忙，前走，看錶）……

啊，我的女神——我的夢……

寧娜（激動地）我沒有遲到吧……當然我沒有遲到！

特里勃列夫（吻着她的手）沒有，沒有！

寧娜 我整天都不能安靜。我怕得很，我怕我父親不讓我來……可是，父親和後娘剛剛出去，天邊掛着紅霞，月亮剛剛升起，我不斷鞭策着我的馬。（笑）可是，我高興極

啦！（和索林熱烈地握手。）

索林（笑）你的眼睛像剛哭過的呢……噯！噯！哭是不好的。

寧娜 啊，沒有什麼……您瞧，我喘得多麼厲害！半點鐘以內我就得走，咱們得趕快

我不能多呆，不能！看在上帝的面上，別留下我！我父親不知道我到這兒來了。

特里勃列夫 真是該開演的時候啦。我們該叫他們來。

索林 我馬上就去。（走向右方，一面唱着一首法國，兩個擲彈兵。環響）有一回，我也像這麼唱，

一個副檢察官就給我說：『閣下，您的歌喉可真響亮！』後來，想了一想，他又添了這麼一句：『可惜，不大好聽。』（大笑，走下。）

寧娜 我父親和後娘是不讓我到這兒來的。他們說，這兒太江湖氣啦……他們怕我也會走上了舞台……可是，我却像一隻海鷗，給這湖水迷住啦……我的心裏充滿了你。

（環響。）

特里勃列夫 沒有別的人。

寧娜 我感覺好像有人似的。

特里勃列夫 一個人也沒有。（他們親吻。）

寧娜 這是什麼樹？

特里勃列夫 一棵榆樹。

寧娜 爲什麼這麼暗？

特里勃列夫 夜晚啦，一切都變得黑暗起來。不要早走，我求你。